

游山西运城·读华夏历史

河东探“宝” (189)

# 夏县司马村无司马姓？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提起司马光，世人皆知。这位北宋名相、《资治通鉴》编纂者的故里就在夏县，其境内至今留存着司马温公祠与墓园。少有人留意，离祠堂不远处，坐落着一座浸润千年文脉的古村落——司马村，这里正是司马光的桑梓，也是司马家族昔日的根基所在。

村口有一座庄重大气的石牌坊，是这个村落最鲜明的文化地标。石牌坊四柱三间的形制沉稳大气，额枋正中“温公故里”4个大字苍劲有力，一语便道破此地与司马光的深厚渊源。牌坊立柱上镌刻着一副楹联：“心忧黎庶、魂牵桑梓、涑水波清鉴明月；尽瘁辅君、资政修书、杏花碑古流勋远”，词句对仗工整，意蕴深远，精准概括了司马光一生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辅政修史的卓越功绩。

牌坊虽为近年所立，风格质朴，却与村落的乡土气息浑然相融。晴空朗照之下，光影悠长，令人顿生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之慨，仿佛千年前的先贤往事，就在眼前徐徐铺展。

寻访间，在牌坊附近，记者偶遇一位带孙儿玩耍的大娘。大娘说，自己虽是外嫁而来，却也在村中居住了数十年。她坦言，如今村里并无司马姓人家，村民多以卢姓为主，不远处还有一座卢家家庙。

循着指引探访，这座卢家家庙竟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古建整体完好，周围已用铁皮围挡保护了起来。

这让记者随之生出几个疑问：村名明明叫司马村，为何村中无司马姓氏，反倒以卢姓为主？卢姓又是从何而来？

村名源自司马家族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村落因司马氏世代聚居而得名，尤其因司马光而声名远播。

首先说姓氏，追根溯源，“司马”最初并非姓氏，而是古代官职。西周时期，有



▲“温公故里”牌坊



▲卢家家庙

人因率军平定动乱有功，被周天子以官职赐姓“司马”，这便是司马姓的由来。

之前夏县采访，听当地文化学者讲过这段历史。史载，司马氏远祖可追溯至西晋皇族司马孚，其后裔司马阳官拜北魏东征大将军，死后葬于夏县涑水之滨，家族便在此地繁衍生息，渐成望族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后来为何村中无了司马姓？让人好奇。回去翻资料，查阅当地文化学者尉满囤所著村名集，知道了其来龙去脉。

司马村历史久远，上古时期这一带便为夏禹时代的“司马之地”，这与司马官职的起源一脉相承。作为世代贵胄的名门望族，司马氏远祖为西晋太傅、司马懿之弟司马孚；传至东晋十六国，后裔司马阳落籍夏县，子孙繁衍，此地遂成司马氏聚居之地，得名“司马里”。北宋时，司

马光官至宰相，家族达到鼎盛，司马里也随之名扬天下。明嘉靖年间，这里仍称司马里，后逐步改称司马村，沿用至今。

而今村中无司马姓，反倒以卢姓为主，这背后，藏着一段跌宕沧桑的往事。

北宋末年，朝政动荡，司马光身后遭逢政治清算。哲宗元祐元年，司马光病逝，享年68岁，高太后感念其一生清正忠直，追赠他为温国公，谥号“文正”。可高太后离世后，新政势力清算旧臣，肆意诋毁司马光，不仅上奏要求掘墓毁碑、推倒其神道碑（杏花碑），更派兵前往司马里，意欲对司马氏一族赶尽杀绝、满门抄斩。

司马族人闻讯大惊，连夜仓促出逃，躲藏在村外五华里处的禹庙滩芦苇荡中，才侥幸逃过一劫。官兵进村搜捕一无所获，最终只得悻悻撤离。死里逃生的司马族人，为求安稳不敢再用本姓，又为感

念芦苇丛中脱险归来，便改姓为“芦”，取芦苇之意。随着岁月更迭，久而久之，“芦”姓逐渐简化，成了如今的“卢”姓。

虽是民间传说，非正史明确记载，却也合乎时代背景，合乎情理逻辑。后人结合历史背景衍生的姓氏演绎，从中亦能窥见，当地百姓对司马光的敬重缅怀，对这个家族世代不舍的追忆之情。

如今的司马村，以卢姓为主要姓氏，另有孙、尉、耿等姓氏毗邻而居，和睦共处，早已没有司马氏常住。然而，村口矗立的“温公故里”牌坊、不远处肃穆的司马温公祠，以及代代相传的家族旧事，仍在默默诉说着此地曾经的荣光。历史的厚重底蕴与乡土的人间烟火在此交融，引得后人不断追寻先贤足迹，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过往，读懂一方水土的沧桑变迁。

## 文化发现

### 石上真儒 河东清风

——万荣平原村薛文清画像碑记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在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，薛夫子家庙的正殿门口，伫立着一通高约1米的青石画像碑。圆首方身的形制透着端庄，体量不算巍峨，却因镌刻着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瑄的形神与风骨，成为后世瞻仰河东先贤的精神坐标。

这通明天启三年勒石的碑刻（右图），将薛瑄的仪容、赞辞与理学精神，凝练成跨越四百年的文化印记。

碑额篆书“薛文清公像”5个字，笔意圆劲，先为整方碑刻定下肃穆基调。碑阳为薛瑄画像与题赞，线条简练却风骨毕现，藏着一代大儒的从容和自我写照。

御史宁杲的题赞仅48个字，字字珠玑：“见通分明，力行纯正。成己成物，敦诚与敬。进礼退义，宠辱不惊。言诏来世，德充厥躬。翔凤在郊，乔松在岳。公辅之材，真儒之学。”村民薛吉生介绍，短短12句话，便将薛瑄为官刚正、为学纯粹、为人坦荡的品格勾勒无余，也道尽了后世对这位“河东真儒”的景仰。

若说碑阳绘薛瑄之“形”，碑阴便写他的“神”。监察御史喻时撰文《薛文

清先生像赞》，洋洋洒洒五百余言。文中记述河津县弟子薛生芬、薛惟宽等人，奉先祖文清公遗像前来请题赞，喻时有感而发，挥笔成文。从“乾坤肇端，道在浑沦”起笔，历数儒学传承脉络，最终落脚于薛瑄“得圣之统”的理学贡献。文中“刺奸执法，其衷惕恒。洗冤举囊，其衷安安”，是对他铁面无私、平反冤狱的追念；“理学服世，一源言性”，肯定了他以“复性”为核心、开河东学派的学术成就；“望之栽栽，俾人



如运。就之温温，俾人如觉”，则道出后世学子面对先生画像时，那种高山仰止又如沐春风的崇敬心境。这篇像赞由杨瞻篆额、秦师心书丹，碑末更列薛瑄后裔“全立”之名，让这通碑刻成为官、儒学、宗族共緬先贤的珍贵物证。

薛瑄，这位从平原村走出的明代大儒，永乐十九年进士及第，官至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。他一生以诚敬立身，以廉正为官，不依附权贵，王振专权时，宁折不弯，几遭不测；他心系百姓，任官之处平反冤狱、革除弊政，留下“铁汉公”的清名；他开河东学派，主张“复性”说，被后世尊为“明初理学之冠”，谥号“文清”，隆庆五年从祀孔庙，成为明代获此殊荣的第一人。他的《读书录》《从政录》，既是理学经典，也是做人从政的准则。

四百年风雨侵蚀，碑上的字迹仍清晰可辨，画像的线条依旧刚劲有力。这通立于家庙正殿的石碑，不仅是薛瑄家族追思先祖的信物，更是河东大地廉政文化与理学精神的载体。当后世之人驻足碑前，读题赞之语、观先儒之像，便能读懂薛瑄“操履坚定，外物不移，中心自固”的坚守，读懂河东学派“躬行实践”的真谛。

青石无言，却刻下了真儒风骨；画像无声，却传递着千年清风。这通薛文清画像碑是薛瑄“正心诚意、清正廉明”品格的永恒见证，是平原村的文化根脉，更是河东大地的精神灯塔，滋养着一代代河东儿女。

## 拍客



▲掐丝珐琅《七彩盐湖》

这是一件以运城盐湖为主题的掐丝珐琅赏盘，以非遗工艺还原盐湖盛景。盘沿以宝蓝釉色打底，金纹勾边，盘面用金丝勾勒出七彩盐湖的阡陌，填以斑斓彩釉，远山如黛，湖水澄清，将千年盐湖的地貌与色彩，凝于方寸之间，尽显传统工艺与地方文化的交融之美。

韩立 摄于晋钰蓝坊